

阅读不应只求快速“变现” 真诚输出必有回响

施晨露

近日,小红书用户“首席读书官”发出的一期视频火了。这位自称位于读书赛道“脚部”的博主,拆解了一个近5万粉丝的头部读书博主账号,光是整理该账号2025年全年发过的图书就用了“下班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将全部书目像收账小票一样打印出来,足有四五米长。到这一步,这样的读书博主是不是真的读书,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毕竟,正常人就算不眠不休,哪里看得完这么多书?

伪读书博主成“标题党”

读书博主,可谓近年来发展迅猛的互联网“新职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霍艳曾分析,读书博主相对时尚博主门槛更低,只需要建立亲切感,寻找到共鸣点,布置出阅读氛围感,将文学深度通过场景转化为阅读沉浸感,如“越看越上头,读到颅内狂放烟花”“这本书我想劝你不要看,怕你把眼睛哭肿,读完意难平”。这种分享最初基于个人趣味和阅读积累,很快变成了可以批量复制的套路,分享也转化为收益,一是收获出版社寄来的免费图书,二是收到几百到几千元推广费,三是通过卖书抽取佣金。

学者的发现,已经道出读书博主赛道的“法门”:一、主打情绪性;二、可批量

复制。比如,这次被“打假”的头部读书博主去年荐书时总计用了11次“最有意义的书,改变了人生”类似的标题,其他高频标题还有“最温暖”“最治愈”等。

2022年至2023年是读书博主数量在互联网上迅速膨胀的阶段。你可能也刷到过平台上类似的宣传,比如,“读一本书就能赚500块钱。每周都会收到出版社的邀约,付费让我读书”,甚至有培训读书博主的课程广告称,做读书博主可以年入十万元。

这一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批头部读书博主账号。以这次被“打假”的账号为例,记者在平台上发现,早在2024年就有对其账号的运营拆解。一条“普通人如何做读书博主?跟着ta学就对了”的帖子从标题、封面、内容等多个维度分析该账号,总结出“几乎每天一篇笔记”“标题要和普通人相关”等关键词。

从如何取标题到如何制作图文笔记的封面,读书博主账号和其他赛道一样有起号的规律。一旦一篇图文爆了,就复制这个套路。有人提出,类似这样的账号更接近于书讯账号,或是把它看成出版社的“货架”。对平台算法而言,书和美妆、时尚、家居等赛道或许别无二致,一旦起号了,只要不断复制之前的爆款笔记模板,风格,就可以大概率地让

内容得到算法的“眷顾”。不过,读书博主不读书,依然让很多人不是滋味。特别是有了AI工具之后,不仅爆款标题和文案可以批量生产,就连图片也可以AI生成。仔细一看,那些被推荐的书的照片是由AI生成的,封面上的字歪歪扭扭——读书博主不仅不读书,甚至可能都没有摸过书,那还能叫读书博主吗?

阅读推广的新力量

需求催生新的赛道。近些年,一些优质读书博主逐渐成为阅读推广的中坚力量。他们专注于挖掘小众图书并加以个性化讲解,在知识传播领域寻求深度与可读性的平衡,显著提升冷门图书的“能见度”。读书博主“编辑渡边”形容自己为“书的信徒”,“只有写书和做书的人远远不够,还得有人能说出它们的好处,并把好书送到合适的人手中”。他在B站介绍诺奖得主古尔纳和科尔姆·托宾《魔术师》的视频播放量都超过10万。

读书博主甚至参与到书的生产环节。美国一家新兴出版社邀请知名读书博主担任做书人,他们在转行成为图书编辑之前已有各自成熟的线上读书社群。这家出版社官网打出这样的标语:

“你爱的书由你信任的人选出。”这一区别于传统的出版模式,实质是利用读书博主的影响力,将读者的情绪直接融入出版过程。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丽洁说,每家书店都可以成为“读书博主”,出版社和社会应该搭建桥梁,与读者直接对话,培养选书的习惯和品位。

要技巧又要真有料

头部读书博主被“打假”后,这条赛道该怎么走下去?历史图书垂直赛道的读书博主“ruc猫猫”建议,如果不在乎数据,想做出影响力,又不想做被“打假”的那类博主,首先要努力发掘自己的特色和特长,其次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试着迎合平台的喜好,最后不要“自嗨”——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但没有人看,可能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内容既没有特色,也没有吸引力。

有技巧,更要真的有料,这可能才是读书博主“叫好又叫座”的基础。“我乐观地认为,真诚的输出是能得到回响的,小书的回响也是回响。”“ruc猫猫”说。诚如有读者所说,读书这件事既是个人的事,也需要交流与回响。阅读,不应是快速“变现”的途径,优质的分享自然会在大浪淘沙后得到回响。

书评

描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图谱 ——评王尧长篇小说《桃花坞》

于京一

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与之前的《民谣》一样,都关注20世纪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个人命运的曲折起伏,但《桃花坞》关注的人群却发生了显著转向。某种意义上说,《桃花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史诗。

小说的主人公方乐显然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有学者曾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大体分为六代,方乐应属于“后五四一代”。他出生于1923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诞生;他完整地接受了五四后新知识和新文化的熏陶和培育,在价值观与世界观建构的过程中经历了新与旧的激烈交锋,由此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个体与国族认同。

在他的精神成长中,有三次关键性的突破。首先,如何回应强权入侵的现实?在日寇肆虐的烽火中,当父亲方梅初等上一代知识分子感慨于章太炎的驾鹤西去,李根源与张一磨的颠沛流离,苏州没有了灵魂人物时,方乐指出,敢于在城墙向上向鬼子放枪的黄鹤鸣就是苏州的灵魂人物。及至接触在清泾村参加游击队的阿发、收留游击队员的老根姨父、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提供便利的常德法师等,这些平民百姓身上的不屈精神和救国热情,让方乐深切感受到他们与远在延安的革命者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坚实基础。其次,谁是历史的主人?在鲁迅和闻一多等先生的启迪之下,方乐认识到“人民”才是改变历史的中流砥柱,唯有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体,历史才会获得奋勇前进的力量与可能。再次,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当方乐陷入爱情与事业、个人与国家的纠缠和撕扯时,王恺夫被暗杀的惨痛事实,使他坚定了暂时放下个人感情、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解放伟大事业的决心。方乐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实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先忧后乐”的人生抱负。

小说的抱负绝非仅仅止于呈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更意在通过溯源、深描方乐的家族血脉,成长历程和生存环境,密实地展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清晰脉络。



春日书香浓

陶亮摄

儿童无须“弱不禁风” 儿童文学无须“提纯过滤”

贺绍俊

出于对儿童健康成长的担忧,有人提出儿童文学创作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纯过滤”,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不要去描写现实生活中负面的、复杂的内容。这样的儿童文学真的就会有利于儿童的成长吗?我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

我们都是读着儿童文学长大的。小时候,父母也为我们几兄妹订了《儿童时代》这一类适合儿童阅读的刊物,这类刊物虽然很单纯、很容易读懂,但完全不能满足我在小小年纪时的好奇心,我总要设法找到大人们的小说来读。后来长大了,我发现孩子们其实也像小时候那样对大人的图书更加感兴趣。也许这就是儿童心理成长的普遍规律:在成长中都对成人世界充满着好奇,在好奇中逐步学习成人世界的知识。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感到现在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过于追求单纯和标准化,它们就像是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植物,排除了各种外在的复杂因素,没有被风吹雨打,没有遭尘埃污染,长得很周正。但我相信这样的儿童文学是“弱不禁风”的,于是我着手编了一套以成人作家作品为选本的儿童文学丛书,比如《鲁迅的儿童文学》《巴金的儿童文学》《沈从文的儿童文学》。成人作家的作品尽管不是专门为儿童写的,但他们的作品是在大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虽然有着风吹雨打的痕迹,甚至有着虫咬鸟啄的伤疤,但也许这样的植物才有着更丰富的营养,具有更加天然的本性。像鲁迅的作品,从散文《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杂文《战士和苍蝇》《无声的中国》《文学和出汗》《未有天才之前》等,想必小读者们读起来也会爱不释手。尽管孩子们在读鲁迅的这些文章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文章背后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这无关紧要,也许就是在似懂非懂的混沌状态中,孩子们触摸到鲁迅的伟大之处。从

鲁迅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里,孩子们能够学会什么是大爱和大恨,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蠢;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如果我们读鲁迅的这些作品进行一番“提纯过滤”,还能让孩子们感受到真正的鲁迅吗?

儿童文学中最主要的角色应该还是作家所塑造的儿童形象,因为儿童形象与小读者们没有距离感,孩子们会从儿童形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近些年来,也许是受“提纯过滤”的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儿童形象大多是乖孩子、好学生形象,这样的儿童形象似乎有其可爱之处,但如果小读者们只与这类人物形象打交道、交朋友,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这类儿童形象似乎并不太受孩子们欢迎,因为孩子们觉得这些儿童形象与自己不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这些经过“提纯过滤”的儿童形象,成为生活在密闭的消毒间里的孩子,他们的确不带半点病菌,但也完全失去了对病菌的抵抗力。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在社会认知发展过程中,因为儿童获取社会实践和社会经验的机会与成人相比都十分有限,因此阅读是让儿童客观认识世界、促进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方式。既然如此,儿童文学就应该尽量为孩子们提供比较客观、真实的社会图景,如果以“提纯过滤”的方式来要求儿童文学,我们给孩子们所提供的社会图景只能是单向的、扭曲的,它可能导致儿童的社会认知朝着简单、浅薄、片面的方向发展。包括相比于乖孩子、好学生形象,也许那些身上带有孩子们普遍特点的儿童形象,更有利于孩子们的精神成长。比如儿童文学作家曹冰平的一篇小说《野天鹅》,就很直接地写到了特殊时代的丑陋和伤痛,写孩子们卷入了大人们真与假、善与恶的激烈交锋之中,同时也写出了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分辨出好人和坏人,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爱。曹冰平非常反对将

苦难、死亡、现实、艰辛等划为儿童文学的禁忌,他认为,回避这一切,儿童文学就成了“架空于现实之上与现实完全撇清关系的文字”。曹冰平在作品中呈现现实的复杂性并不会给读者造成不良影响,相反他由此建构起了一种结实的“阳刚主义”,能够激励孩子们去求真务实。

儿童文学要不要“提纯过滤”,其实是一个经常困扰着中外儿童文学界的“老话题”。20世纪初期,公共图书馆在美国各地兴建起来,当时的图书馆是不允许儿童进去阅读的,人们普遍认为,书籍,尤其是小说,会伤害儿童天真无邪的心灵。一位对儿童充满爱心的图书馆管理员安妮·卡罗尔·摩尔勇敢地站了出来,为孩子们说话,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搭建起了儿童部,替孩子们在公共图书馆里争取到一块阅读的地方。但是,摩尔对于什么样的图书适合儿童阅读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凡是她认为对儿童不利的图书,她都会在书籍上盖上一个刻有“专家不建议购买”的图章,这本书就不能摆到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文化界完全被儿童文学必须“提纯过滤”的观念所统治着。但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开始对这种保守的儿童文学观进行挑战。年轻的作家怀兹·布朗为儿童写了一本《晚安,月亮》,她把这本书交给摩尔,却被摩尔斥之为“垃圾”,被盖上了“专家不建议购买”的图章。这是一本为低幼儿童所写的绘本,也许是因为写到了孩子在夜晚面对分离、孤单与黑暗时的恐惧心理,就被摩尔认为不适合儿童阅读了。布朗无可奈何,她只能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办童书茶会时,拿着这本书坐在图书馆门口表示无声的抗议。直到1963年,桑达克创作出《野兽国》,犹如给平静的儿童文学界扔进了一颗炸弹。在这本书里,母亲竟然粗野地咒骂孩子是“野东西”,调皮的孩子竟然冲着母亲说“我要吃掉你!”

不出所料,《野兽国》遭到了图书馆、家长、专家以及精神科医生的激烈批评,他们惊恐地说:“愤怒是多么黑暗,多么不属于孩童的情绪啊,太可怕了!”但是,《野兽国》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爱书中的麦克斯,他们从麦克斯身上看到了自己。最终,《野兽国》获得了凯迪克金奖,桑达克依然按自己的观念创作儿童文学,他写孩子对虚伪残酷的成人世界进行控诉,这些具有强烈心理冲击力的作品总是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孩子们视他为朋友,许多孩子给他写信,向他诉说心事,向他询问关于生命、死亡、孤独等在老师和父母那里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提纯过滤”的儿童文学观基本没有市场了,要宽容地对待儿童文学中的复杂书写成为普遍的认知。《野兽国》《晚安,月亮》一直在图书市场上畅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反对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采取“提纯过滤”的做法,并非认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无差别,更不是认同对儿童文学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儿童文学承担着让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的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我们要给儿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如果放任自流,有可能创造出个空气污染、充满病毒的成长环境,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容易受到伤害。如果采取“提纯过滤”的做法,则是在创造一个经过消毒杀菌的温室环境,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倒是很安全,但他们得不到健全的发育,一旦走出温室,就抵御不了外面的风雨。

我希望儿童文学能创造一个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让孩子们接受真实,体验冷暖,他们会看到不愉快的东西,也会承受黑暗的恐惧;但作家对这一切都进行了“生态化”的处理,达到了相互牵制的平衡性,即使有些“病菌”,也是孩子们的免疫力能够对付的,不会带来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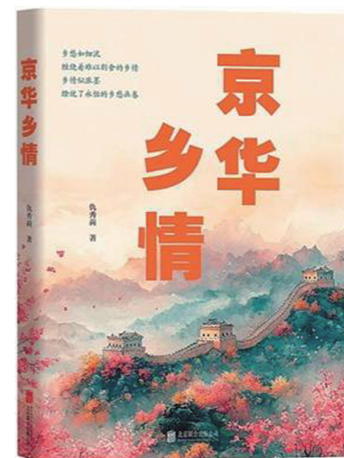
荐读

在泥土的歌唱中感受 文化传承的脉搏



翻开杨璞的长篇儿童小说《泥土的声音》,一股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这部以非遗陶艺为载体的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发现的童话故事,更在字里行间奏响了一曲深沉的文化传承之歌。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深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传统文化如何与儿童文学有机融合的样本。

呈现京郊大地烟火气息



优秀莉的长篇报告文学《京华乡情》记录了北京45个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既有韩村河、挂甲峪、古北口、司马台等家喻户晓的名村,也有众多鲜为人知却独具魅力的村落,如离市中心并不遥远的高碑店村、“村改居”的幸福村庄霍家营,致力建设“农业中关村”的峪口村,打造“平谷大桃”金字招牌的大华山村。书中还书写了因地道闻名的焦庄村以及以孝行闻名的优庄村等。